

# 我所了解之新亞精神

唐君毅先生

新亞書院是錢賓四先生與一些手無寸鐵的書生及若干同情贊助者合力創辦的。經過了三年之後已逐漸形成一新亞精神。這精神是由新亞學校內部之全體師生，與一切同情贊助者及一切關心新亞之社會人士合力形成的。此精神多多少少在一切與新亞有關之人之心中，而同時亦超越于任何個人之主觀的心之上。此精神且正在不斷的形成中——即不斷的創造中——因而對於新亞精神是什麼，各人儘可有不同的了解。我在此文中只說我所了解的新亞精神——亦可稱為我所希望的新亞精神。

新亞二字即新亞洲。亞洲之範圍比世界小而比中國大。亞洲之概念可說是世界之概念與中國之概念間之一中間的概念。而新亞書院講學的精神，亦正是一方要照顧中國的國情，一方要照顧世界學術文化的潮流。新亞書院的同人，正是要在中國的國情與世界學術文化的潮流之中間，嘗試建立一教育文化的理想而加以實踐。

亞洲是世界最大的一洲，他比歐洲有更古老的文化。有古老至四五千年之綿續不斷的文化之中國與印度。同時是世界最偉大之宗教，耶、回、婆羅門、佛等教之策源地。牠在人類文化史中，原遠較歐洲居于更前進的地位。然而此二百年來，牠卻成為歐洲最大的殖民地之所在。科學與工業技術等之不及歐美，于是又使牠被稱為落後地區。科學與工業技術等之落後，並非即整個文化精神之落後，我們可以根本否認此落後之判辭。但是我們亦不能不承認亞洲的文化有所不足，許多地方在歐美文化前相形見絀。此二三百年亞洲的地位之降落，亞洲人應負責任。中國之百年來之積弱，中國人應負責任。古老的亞洲，古老的中國，必須新

生。我們相信只有當最古老的亞洲古老的中國獲得新生，中國得救，亞洲得救，而後世界人類才真能得救。中國文化之一貫精神，是生心動念，皆從全體人類着眼。所以當此國運飄搖之際，我們仍不願只自限我們之精神于自己之一國家。而我們亦許在一時尚談不到有大貢獻于新世界。世界上此時亦唯有包括中國在內之古老的亞洲，最迫切的需要新生。這當是新亞定名之本義。而為新亞師生願與一切中國人，一切亞洲人，共抱之一遙遠的志願之所在。

中國需要新生，亞洲需要新生，世界人類亦需要新生。但是中國與亞洲之新生，據我所理解，尚不止是充量的接受歐美之近代文明之謂。我們並不相信亞洲與中國之文化精神已經死亡。亞洲是世界之一切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婆羅門教，之策源地。牠們都未死亡。中國的儒家道家之精神，亦未死亡。甘地之精神中有印度的慈悲，孫中山之精神中有中國的仁道。基督至今仍為西方精神之最後的托命所；回教仍是凝合回教世界之一大力。而中國文化精神之潛存于中國人心者之發揚光大，斷然能復興中國。至少我們可以說，人類如果莫有原自亞洲之偉大宗教精神與中國之儒家道家所培養出之各種德性，如仁愛、慈悲、謙讓等，人類定然毀滅。因而亞洲人與中國人，亦當永遠不忘其所固有之德性及文化精神，而求有新的覺悟。只要是真正有價值，我們應當在文化教育中保存牠，衰老的要使之年青，消逝的要使之重來。最偉大的生命之精神，是使莫有生命的，亦賦與以生命，是使死亡者復活。最偉大的創造，是化腐臭為神奇。最悠久的現在，是古人所謂誰道二千年往事，而今只在眼睛頭。最廣闊的人間，是使孔子、釋迦、耶穌、穆罕默德與一切過去之賢哲，都宛然與我們一堂晤對，而如聞其聲，如見其形。最真切的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是掃除心靈上的灰塵，以心靈的光輝去照耀人類歷史文化之長流，予一切有價值者，皆感到一新妍活潑之情趣，而分享其初創造出時的歡悅，如亞當初到世界時，盤古初開闢宇宙時，那樣的歡悅。于是他將不看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是陳舊，而只是千古常新，中國人與亞洲人必須對其歷史文化中之有價值者，能化舊為新，求其以通古今之變。所以新亞的精神，

新亞之教育文化理想，我想不外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為神奇，予一切有價值者皆發現其千古常新之性質。一方再求與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學相配合，以望有所貢獻予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界。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又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之往」。現在一堂師友不過數十人，然而此心此志，終當願與天下人共負之。

（原載「新亞校刊」創刊號，一九五二年六月。）